

寶應縣志卷二十七

藝文志

碑記

明唐敬重建忠祐橋記

于慧遺愛橋碑記

岳東升得寶河記

朱應登娛永堂記

朱應辰關王廟碑記

青龍港記

顧璘東原范公撫孤記

寶應縣志

卷二十七 目

一

藝文志

朱曰藩重浚宋涇河記

吳敏道新開宏濟河諸公生祠記

新建觀音閣碑記

汪道昆學田記

熊尙文漢臧陳二烈士祠碑記

高攀龍興讓堂記

喬可聘重修潼口寺碑記

清王巖蓮池菴碑記

陳銑重修躍龍關浚市河碑記

潘耒縱棹園記

方苞築子嬰隄記

王懋竝郭女祠堂碑記

重修寶應學記

孫源潮建畫川書院記

葉維庚重建八寶亭記

劉鞏代重修畫川書院記

朱毓賢移二烈士祠並祀邑名宦二十四公碑記

朱樹枏重建翦淞閣記

寶應縣志

卷二十七 目

二

藝文志

寶應縣志卷二十七

藝文志

碑記

唐敬重建忠祐橋記

寶應地多卑下環境皆水自吳築隄障水以通漕也境以西彌望皆湖凡春夏之交湖水常溢民不勝患沿堤相距或十里或五里各疏渠以殺之量其緩急時其啓閉由是人但見其水之爲利而不見其爲患也縣之城南北皆有水門水由渠流入境內至通濟橋合而爲一東折入宋涇河又東過百許步地益卑水亦悍有城隍

寶應縣志

卷二十七

碑記

三

藝文志

廟居河之陽實人所輻輳之地此忠祐橋所由建也橋跨南北曰忠祐者其亦因神而著也歟莫詳創自何時蕩析之餘舊址尙存磚數十級人乃因之駕木爲梁以濟屢葺屢廢行者病焉宏治十一年春太和蕭公啓來令是邑越明年惠孚政治歲復大稔覩橋之廢慨然嘆曰是不亦有司之缺失乎乃勸民之有餘力者哀財鳩工擇日以庀事復求老成有幹局者董之期不朽崇一丈九尺廣一丈五尺長一十一丈規制幾倍于昔功垂成而蕭公改任來安民思之工遂停又明年嚴郡余公玠代之以功虧一篑爲歉益任爲己責民復趨之宏治

十二年二月始告訖其磚片計者七萬五千石塊計者一千四百鐵斤計者一千三百米灰以石計者八百工食不與焉其費盡出於民於是水有所洩而不壅涉有所賴而不病神亦有依而效靈矣其利亦溥矣哉耆民唐顥刁正孫廉趙希紳胡閻劉麒莫震范新楊積將欲書其事於石以永二公之惠而以文屬之予予惟古者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橋梁之修有司之當務也而此橋之廢不知其幾年尹是邑者不知其幾人乃皆坐視其廢而廢之顧今二公相繼如拯溺救焚汲汲然成之其知所務者乎故茲橋以廢爲成有所不難

豈可以他爲令者例視之乎春秋之法興作常事或不書至於土工必書之重民力也茲橋之建非民力乎余故先紀其水勢之所從來而後其成績以見橋之不可以不建與其功之不可以不大也非可已不已而勞民傷財者遂爲記之

于慧遺愛橋碑記

遺愛橋者文溪鄧侯之所作也侯之宰是邑也如定田糧均壯丁一火甲裁抑夫役招撫流移寬恤貧苦惠政在人種種可錄而獨志橋者橋遺愛之顯著者也侯蒞政纔七月輒以維摩守遷去橋雖成不及自志今年春

嗣予來茲耆舊遮道而告曰此鄧公遺澤也先是病涉者凡數年民士雖爲之亦鮮克遂侯獨慨然捐俸金告于我衆庶於是子來之民工萃藝商萃貨財董率者萃勤勞矣未幾月而橋告成適侯下車之初可無言以紀之予因歎曰橋梁入境之首觀周廟之憲章單襄之昌言固王政爾已俗吏不知擲而不問無亦遺君子羞耶予嘗怪夫世之爲政者當其事則趨避而不肯爲迨夫人之爲其事又沒滅而不肯樂與之成則是天下終無可爲之人亦無可成之事矣予因民之請嘉侯績且樂夫遺愛之不忘故僭爲之志橋故名廣運以犯御諱鄧

子更之而所更則固先君子諱也因更今名侯名繼曾字士魯四川資縣人以掌科出貳金壇遷無錫尹繼以優補寶應所在有聲文溪其別號云

岳東升得寶河記

唐上元間安宜有尼眞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八寶云此迺第二寶中國災宜此鎮之刺史崔侁上狀遂改上元三年爲寶應元年安宜爲寶應縣讀史若志非誣今縣治南百步許相傳卽古所謂得寶河也升令茲邑來嘗欲表之弗果一日昧爽過其處見雲氣殊常備諸色相或明如珠或潤如玉或繽紛交互如紫翠元黃諸

瑰偉並陳而錯采然嘻霏霏乎煜煜乎萬態奇觀昭迴
天地卽眞如登受時或未乃爾矧千載之下顧復有是
豈偶然而已乎惟我聖皇上垂衣三十禩際王者仁世
之期道化渾融登三成五非唐可同日語者迺天鑒之
祐之將出所愛第一寶謂昔人蹇淺不足當之者庶丕
昭至貺以光帝德而康華夏靖戎夷耶表以碑而護之
亭恭俟焉

朱應登娛永堂記

余讀稽康養生論未嘗不病其說之難也康之大意謂
神仙可以學得永年可以力致其言曰悠悠者旣未效

不求而求者以不惠喪業蓋亦自計其難焉夫先王之
於老也厚其養以佚其身樂其心不違其志是故執醬
而饋執爵而醕禮莫備焉祝餽在前祝鯁在後愛莫尙
焉肆設之筵亦授之几樂莫至焉凡若此者類以娛悅
其心也傳曰老有嘉惠詩曰旣飲旨酒永錫難老其謂
曰嘉惠曰永錫云者非娛悅之說乎夫清虛淳泊獨行
也忽名棄味介志也忘歡遺生苦節也靈芝醴泉異貺
也充康之論在永或然而娛則有間矣卽永矣娛矣何
臻是之寡耶此余所以病其說之難也吾舅氏良沙翁
以娛永名其堂客有謂應登曰翁有平田廣業又多賢

子孫家饒圖史戶列琴書芻豢取贏於高廩孝敬恆溢於几杖巖巖冠服得之素封其子曰韶筮仕春官陟岵興懷循陔思養修身慎行期以孝聞是可以娛矣又翁年八十眉龐齒鯁素髮飄飄聞見無損於聰明升降不愆於禮度舉膠庠養老之賓書郡縣乞言之史是可以永矣翁之致此無乃達呼吸吐納之旨洞形神表裏之際庶幾叔夜之論而增畎會之益者乎不然何及此也余曰不然有爲之生明者所未覩也無前之慮智者所難圖也翁知道者豈妄意於是哉吾有以語子矣翁質直而淳行愿而恪心恆而逸體裕而安夫直德之榦也

淳則不渝愿德之囿也恪則不隨恆德之守也逸則不盪裕德之度也安則泰而多暇由斯四者皆永年之道也又翁能積而務約己之奉厚施而薄責人之報與人交坦然不置城府愛憎一過不棲於情晚節更樂閑曠退居一室以引以翼翛然寡營若是者率足以致壽也夫意適則多娛德修則有永翁之所從來者久遠矣今當尚齒之朝行踰既耄之年服安車之榮膺袒割之養皆翁所荐及者也又何必涉希靜之途望難應之報如康云云者哉客曰微子之言吾何以知翁然則翁真知道者乎此可以祛世人之惑矣請錄以壽翁并以爲斯

堂之記

朱應辰關王廟碑記

邑之東北有關王廟久遠矣屋傾而像毀其旁邵氏實職廟事旁有李氏者一日至廟下適見老嫗稱興化人自言嘗夢赤頤而髯者遣來詣此廟庭施金居數日又見一士人青巾而髯者徘徊廟側謂李曰屋傾而像毀如此汝于募事能乎第請於邵當自有左驗者李少故販鹽亡行中懺於佛其妻亦病且痿十年矣一聞此言李蹶然起請於邵氏弗獲又請于邑諸長老願力募事諸長老以李力募興廟莫不許與會廟屋棟撓而梁圯

梁字漫漶細視彷彿猶能辨其文爲宣德某年月日李玘募建者蓋玘卽李曾大父也由是邵服而李募遠近響應有施廟木者自瓜洲至李妻夜中聞有呼者曰廟將動工盍亟起造飯給匠者其妻驚寤突起而遂能步乃竟執爨供給匠氏人尤異之已而集材鳩工拓地移址經始殿宇規模雄峻中設王像英標義氣凜凜乎有虎臣國士之風焉前門三楹左右兩廂西臨官街重修扁門東建小樓以偉觀瞻從衛俱全丹堊鮮新然不能更拓以宏者本廟故基而四阻于民居耳神棲既定人心始安自是水旱災疫祈報有時壯觀一方帡幪四民

其爲功德顧可量歟予嘗閱陳壽蜀志載王奇功甚多
刺良誅醜敗仁降禁孔明所謂絕倫逸羣者其稱萬人
之敵如此故歷代廟祀而血食國朝鍾山十二廟儼然
並列其在四方通都大邑名山勝境祠廟相屬以至于
遐陬僻壤甚至三家之市或棲以宇匹夫之舍亦繪以
圖王之義勇所以聯屬乎人心者豈特我一邑爲然哉
夫一元之氣充塞宇宙凝爲日月沛爲江河幽爲鬼神
明則爲人其在于人忠誠信義直方剛大確然其不可
拔者蓋得於正氣之完者也王實以之是以勇冠三軍
功收百戰精爽浮于宇宙忠義係乎人心百世之下氣

無往而不在故無往而不神譬諸水焉水氣盈縮不特
川流海畜而支流別派之旁溢者抑孰非元炁之脈焉
蘇軾有言譬之掘地得泉而曰水專在是是豈理信然
也哉邑長老謂廟成不可無紀徵言于余乃爲之載筆
貞石俾克永世焉爾

朱應辰青龍港記

揚州之壤有三十六湖尤要害者其在高郵曰甓社其
在寶應曰汜光甓社之險宏治間大司寇毘陵白公嘗
有康濟河之役汜光自若也而湖號險惡舟行往往覆
溺又夏潦作隄防屢決決則甚傷公私田畝廬舍歲時

完丁夫木石土掃糜費數萬工役相繼不絕適我御史大夫俞公來聞之卽部視狀旁詢諸便宜言人人殊公徐計曰曷以芟芟水草也性易植又澶衍繁植可以制水有功命去堤之西如運渠之廣緣之以芟長盡湖廣二十丈許七閱月而工成葱葱茸茸裼蜿湖中若蛟龍然公便來視喜曰此其狀如龍當以青龍港名之而以記屬應辰辰再拜而言曰難乘而易失者時也難建而易惑者謀也難就而易毀者功也今茲之役有三宜焉有四節焉有五利焉茲可記也夫何謂三宜旱而涸爲易植芟於天時宜植芟無難爲於人宜植芟於湖之隈

於物性宜是故三宜順而有以獲乎天矣何謂四節無帑藏之發節乎財無徵調之擾節乎力無采石伐木之費節乎工無留時愒日之久節乎時是故四節謹而有以裕乎民矣何謂五利庇風捍流其於隄防也利遠險去害其於商賈也利濬渠之中以便漕舟其於轉運也利多張水門時蓄洩之浸漑田苗其於農功也利罷歲繕隄省大費其於丁也利是故五利興而有以益於時矣順三宜謹四節興五利而智以乘之謀以定之果以決之茲固其可記也夫或有謂芟性至柔而霖潦則憂沒寒洩則憂割奈何曰此天也人事固可爲於天何

或又疑康濟糜百萬更數紀而今易若此同事異形奈何曰審宜而擇便者上智也且惠而費勞而怨也奚貴哉或又疑急近功忽遠圖欲速而利小非大計所宜奈何曰功期於成無論易難易卽而有功豈辭勛哉易而難之公固不爲也於是士庶奔走父老咨嘆稽首奉戴相與頌公之德不忘而樂茲役之有成也是役也揮使賈君主其議縣令劉君恩領其務判官盧眸主簿李賢宣其力咸預有功并記之

顧璘東原范公撫孤記

寶應張生希整告於東橋子曰整與諸弟凡四人少孤

寶應縣志

卷二十七

碑記

十一

藝文志

育於父友東原范公教養婚姻以有成立整懷其德厚無所云報亦無可稱其報願先生爲文以傳其懿使後世不絕聞庶幾慰於整心東橋子詰其委悉及斂衽歎曰偉哉今之世有友如此乎古者聖王教天下以厚故倫理敦洽疾病守望雖鄰里同力况骨肉朋友之間乎至秦以功利爲教民俗日薄子借耰鉏且德色于父矧其他也至於朋友之交徒面弗心平居以飲食饋遺相追逐煦煦爲好及臨利害迫死生則背去不顧甚者幸快談笑同于路人尙忍言之哉嘗讀劉孝標之論爲之淚下屢矣此畸人介士所以閉門塊處而甘獨朽也若

東原公撫張氏之孤力苦任難務盡始終殆行今人所
必不能出古人所未嘗有豈非厚德君子也哉整之言
曰父德興府君諱拱字文瑞范公諱韶字時美仕至浙
江參議早同師補齋朱先生相友善父年方四十病且
殆時祖母與嫡母已逝唯母丁在室彌留之際顧諸孤
無依圖托于親友僉謂范公信義可憑公諾而弗辭既
乃以禮治喪無遺憾四孤者整齊方十齡肅二齡嚴五
齡嘈嘈盈室公乃條其教訓時其飲哺各俾安節丁或
有疾則醫藥遺問唯謹曰內保諸孤恃此取二孤與己
子教於家時時訓曰汝孤且貧必勤必奮乃成汝愈

成吾子也他日地下庶無覩於而翁韓夫人一日食張
少後公以箠加背怒曰所弗卹於二孤有如皎日萬一
失養生疾咎將安歸他日子嘉議待二孤不如公意公
呼而譴責之且語張曰吾視爾猶子也道有所不盡者
力耳奈何令妻子有間耶由是韓夫人與公子篤愛踰
骨肉比長有司役及張氏必求蠲復乃已宗黨里閭或
相忤必爲讎之如在己身學必程之使進家必理之使
安耕獲經費雖微褻必使之辦既長各爲婚姻遣整入
邑學竟爲國子生公仕中外每遺書相戒必曰毋羞先
人及宦而歸訓誨益切至前後凡若干年不少替嗚呼

古人有言使死者復起生者無愧乎其言可謂忠矣夫
人慕義者勉強旦夕猶之可矯也加以歲月固難况悠
悠數十年之久始終無倦乎昔第五倫仁人也猶曰視
兄之子不能若己之子况朋友之子耶若東原公之心
非特疆義而已進之以仁可也璘何幸得於吾身親見
仁義之人於今日哉斯誼之高宜傳之百世愧予無文
發之整請益力且張公爲余同年進士遂直書顛末如
右俾爲他日史家張本若曰詔之四方爲薄俗箴石則
吾豈敢也

朱曰藩重浚宋涇河記

寶應縣志

卷二十七

碑記

十三

藝文志

宋涇河者寶應縣之市河也南北界運河東注望直港
名曰宋涇所從來可知矣按舊志洪武初浚宋涇河置
板閘一區正統二年大水運河決閘毀至九年民人李
忠建言于朝詔修焉迄今八十餘年河復塞縣大夫咸
唐岳侯詢其故嘆曰縣之有茲河也猶人身之有榮衛
也榮衛稽留奇邪作矣故曰見而寫之無問所會尙容
泄泄哉吾今乃知汜光白馬之不足以停蓄近埭而廣
洋射陽之不可以逆被上流也吾今乃知宋涇爲河東
下西高而攬其谿谷之會也吾今乃知其縣之民利之
所由興而人文之所由振也河其吾浚矣乎乃集衆共

議之用工若干貲若干議成以其事白於水部郎中龍陽鄧君鄧君復白於河道都御史山陰何公皆報如議侯乃齋戒擇吉日以牢醴告於神集衆舉役人心皆翕然從之不逾月而河浚矣一日侯過予曰功者難成而易隳者也予浚茲河役垂舉聞尙有異同之者今幸以成事告非托之貞珉其何以永厥後而定民之極於是曰藩作而言曰昔孔子言魯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則知春秋洙泗之民豈盡可與慮始者是故君子將有爲也惟其終之善也他固不遑恤也侯浚茲河旣斬利其縣之民而又斬其縣之人文之振百萬揆畫必要寶應縣志

其成甚至畚鍤細事一皆躬自閱實不盡以委諸人卒使八十年之廢不逾月而舉是豈偶然之會耶撤工之日傾城聚觀大湖洋洋寶鬘主縣兩水珥其市六橋帶其流夾涇民棟峻起舟自東水門來如入異境譬之久痺之人脈氣復屬由此而彌性發祥亦自盈虛之理他日寶邑之人其有爾富而穀不文而興者乎侯實起之矣按穀梁傳曰浚之者深之也秦蜀守李冰湔堰碑亦曰深淘灘淺包堰蓋深則輸者易瀦淺則灘者易入此宋涇河之以侯而浚也侯所謂攬其谿谷之會者也後之君子其尙永覽之哉侯名東升字伯陽汝南之信州

人

吳敏道新開宏濟河諸公生祠記

國家歲漕東南粟四百萬石於京師率自瓜儀閘進歷高寶而北出清口高郵則有甃社湖寶應則有汜光湖皆險要能害漕宏治二年侍郎白康敏公業已開高郵康濟河避甃社之險萬歷五年工部尚書吳公重修築之乃汜光湖則視甃社爲尤險蓋其西接天長盱眙泗水從雲山白水衡陽而下勢若建瓴直注汜光湖澎湃湧浮空無際而槐角樓當湖中央其形如箕兩翼夾擊不風而波更值西風暴起則驚濤捲雪怒浪如山陽侯

寶應縣志

卷二十七

碑記

十五

藝文志

天吳掀舞簸蕩天日爲之無色萬斛巨艦觸石立碎舟中之人盡魚鱉矣此患無歲無之無月無之其尤鉅者壬午之變千舟半渡一風而盡浮屍無算慘不忍言自是冤氣瀾湖馮波爲崇行者望汜光如入鮪甕艤舟恆累日候風色占雲氣徘徊而不敢進嗟乎所爲越河者顧可緩頰而譚哉越河之議蓋肇於嘉靖間工部侍郎陳公堯其後河臣屢議屢停未聞有奮膺而決筴者蓋謂東地窪下取土難工費繁鉅計財難奏工非積歲不可而兢進者方蓬心蒿目以覬速遷則任事難言人人殊堅白不肯相下則同心難夫是數者所由以沮格不

行也南河郎中許公力主越河之策白於督府李公李公以爲便計與部使者馬公偕言於上而所請資大司農帑金十萬鹺使者蔡公亦樂以贖鍰羨鹽十萬佐之及撫巡贖鍰五萬時大司空猶援康濟河圈田故蹟將近隄遠隄二議以求永利會給事中陳公郡人也先工部侍郎子爲上極陳開越河之便且言圈田之必不可留於是部議始決蒙上俞允而李公復擢南兵部侍郎以行代之者王公也於是徵材徒計河三十六里三分其工屬諸大夫分董之董其北則許公暨海防參政舒公董其中則中河郎中陳公徐州兵備副使莫公董其寶應縣志

南則刑部主事羅公漕儲參政馮公諸大夫駢力協心留宿河上部署丁卒日程督之築其東新土隄培其西舊土隄凡爲潭者四皆甃以石餘皆護以椿笆南北建石閘二以通舟航出入而南閘外又築攔河壩北閘外又築束水隄中建滾水石壩以疏洩水勢而壩之東則又開濬支河令其水得從射陽廣洋走而入海河之中夾植茭葦亦藉之爲堤衛而堤之上遍植柳以蔭牽夫蓋縷縷稱備善矣肇工於萬歷甲申九月二十一日明年四月二十六日奏成上大嘉悅賜名曰宏濟河在事諸臣爵賞有差夫自宏濟河之成也卽狂飈退鴟水波

不與漕艦運舳官舫商舶揚帆而渡醺酒而慶若坐天上若行鏡中疇昔風淒雨迷檣沈艦折之景不復刺眼歲所全活生命不可以數計誰之功也譚者謂康濟河費金七十三萬宏濟河曾不穀三之一姑亡論已往歲隄屢潰屢塞之動數千金計黃浦之費且數萬金今者兩堤對起虹蜺鼇峙卽有外浪安能撼擊重堤而潰之所省孳芟楫竹沈玉之金又不知其幾誰之功也堤潰則東望鰾田數千萬頃洿渺汪洋皆爲魚鱉蛟龍之區豈直災寶應卽興鹽高泰諸州縣下及諸鹺場盡爲巨浸邇年以來潦消田出鴻雁之民爭歸而買犢特把鉶

罇壘萊闢蕪滕畹綺錯簞笠彌野村舍相望至秋則黃雲縵縵且數百里穀車軋軋社鼓之聲不絕於耳又誰之功也呂泗潭上槐角鎮前危樓拂斗飛閣入雲金銀色界照映湖天舊稱險惡擬羅刹者而一旦變爲方洲圓嶠琳宮璇洞璀璨壯麗最爲江淮奇觀而汜水諸鎮則開廛列肆通闡帶鬪商賈繼至而輻輳諸方之貨鳥集鱗萃尤足聚百族而興八寶之利此又誰之功也祀典有功於民能捍大災禦大患者並得祀之羣公有焉於是八寶父老釀金建祠宏濟河堤上設羣公長生位而俎豆之又屬予序述其事載之貞珉以垂示永禩云

吳敏道新建觀音閣碑記

夫以嶽崑崩嶺之上蒙龍菴薈之中寶坊金剎祕宇靈宮至麗且玅可紀算哉如其教不足以吹萬道不足以凌三力不足以濟恆河沙衆言不足以開彌天覺路則雖香花灼爍金碧輝煌祗樹爲林水晶爲域竟何益於三千大千世界亦何補於百千萬億衆生僅足以供幽人之所窟宅才士之所詠游而已若今寶應新建觀音閣現千手千眼之相普無量無邊之福其三昧之道場而十方之淨土乎先是北郭之外新造碧霞宮觀者曰宮後當有觀音閣于是邑之善士張準操心曠志自任寶應縣志

其事請於撫臺海道咸報曰可給之帖文準乃焚香誓詞差日選辰庀工飭徒於碧霞宮後跨河爲梁梁之北爲閣閣之地爲邑人徐官陳憲等所施凡十方善信施捨者盡鐫名於石示無隱也自是布給孤之黃金者踵接獻普門之瓔珞者肩摩諸天助力閣始成矣始於嘉靖乙丑之正月成於隆慶某年之某月覽址高二十尺閣三層崇七十尺有奇袤四十一尺廣五十五尺礎礪駢羅坻鄂鱗胸浮柱峇嶸飛梁偃蹇陽馬承乎禁楸雙枚映乎重桴櫺櫺相扶欒拱交結栴椽璀璨楹棟煥煥棗悅纒連栴椽攢集莫不飾以髹彤點以銀黃繁葩雜

卉極刻畫之蓋奇翥鳳翔龍窮彫鏤之譎瑰遠而望之
泔泔乎若奔虹就而察之翼翼乎若垂雲人履其上而
下聽之隆隆乎若轟雷舉手而可以摘星辰呼吸而可
以通帝座倚窗而觀初日之出披襟而當雄風之來攬
湖水如衣帶指峯岑若屏障此閣之大較也若夫頂禮
之夫心香之士登斯閣也肅肅乎各整其儀慄慄乎自
省其躬必報四恩必敬三寶躡其梯如出苦海而登彼
岸登其顛如離下界而到上方不敢失足於野狐外道
不敢墮身於羅刹鬼國慧日與智月長明祥煙共法雲
不滅望菩提之路躋般若之臺游清淨之鄉憩極樂之

國睇檻前之楊柳對池上之蓮花洗滌罪垢解脫苦惱
斯閣之建有功德於衆生亦瑋碩矣哉昔吳道子畫豐
都宮而一時聞者惴惴罪懼皆爲之不殺夫人情每憊
於無所感而常惕於有所臨臨之以可畏者則一畫之
微而可以使人懼況夫陟傑閣之崔嵬瞻妙相之莊嚴
有不惕然而起敬者乎或曰觀音大士居南海普陀巖
故學人往往過南海求見大士現身今其人競趨寶應
如趨南海何也曰大士神通廣大佛力宏深具大法眼
發大慈悲圓通無礙化身千億隨處彌滿者也故佛力
施於一人則張準眇然子身負荷而建斯閣佛力施於

十方則世間一切衆生奔走而趨斯地轉法輪而興衆善然智燈而照羣迷則寶應非寶應一南海也閣非閣一普陀巖也彼嶽峯崩嶺之上蒙龍菴薈之中所謂寶坊金剎秘宇靈宮無所補益者曷足以媿儷之哉閣旣成準磨貞珉屬余記其事乃數日之前夢中曾賦一詩云天風吹入小香山寶樹雙懸日月閒獨恨新宮銘未就天碑無字倚巖間至是準來請記亦異矣遂欣然從之顧塵思轆轤累月不能構一語頃到支川新水初發波若琉璃川上精舍絕無塵染於是蕪梅檀樹下之香握紫竹林中之管灑甘露於硯中置品經於几上默坐

三日凝神結念而作斯碑

汪道昆學田記

寶邑舊無所謂學田國初縣諸生額二十一切廩縣中彼業已治博士家言非代耕無以餬其口食而後教斯教之所由興與其後增附學弟子員無慮什倍以上然皆不及廩僅復其身大都士斌斌日益加而廩有制不可越縣中歲獻士以一廩先後爲差比及三歲賓興無論廩能者進矣今申飭功令廣勵學宮則以廩者不必皆良程督日至乃今莫不凜凜務先事以當上心夫廩不必皆良固也卽良矣其餘不必皆無良不必皆良則

食浮於人不必皆無良則人浮於食將欲稱物平施其無遺慮乎哉夫羣之學校則同而廩不廩則異廩不廩則異而復其身則同夫士旣籍而復其身政以視受廩者稍不逮耳復其身而家給之猶之食於人者也其間肥磽異地豐凶異歲勤惰異農苟一遇無年卽廩者猶將不給勿問其餘矣比歲淮河水溢轉徙而東襄及廣陵寶應爲甚歲蠲租發粟曾無及乎嗷嗷上卽位初縣大夫始入境日孳孳問疾苦畫便宜輯流亡足里戶程物力繕隄防明年民咸洋洋焉有起色顧諸生之涸猶鮒也安得升斗而活之曾經牧地近郊顧無水患召民寶應縣志

卷二十七

碑記

二二

藝文志

今以往將饗其賜於無窮特勒石記之庶後事可師也
余方奉詔歸省亟謝不遑顧諸生之德縣大夫則以享
其利矣余聞縣大夫長者其政緩催科而急撫字終不
以殿最渝其初彼直以稍食出而均之彼直以士之雋
而亟保之非以樹德也寶應爲淮海下邑故以符瑞得
名乃今所寶非賢乎宜必有應者近若朱氏後先照乘
蔚爲國華顧塗趨而功終不惜也瘠土之民勞而義赤
地之穫勤而登假令侵於物而穰于人隋侯和氏出矣
爾諸士抱不素餐之意其在斯乎惟士爲有恆心不則
凡民等耳諸士非有待而興者願無忘縣大夫縣大夫

聞而避席曰涑之爲是舉也則官府在苟可以爲諸生
地惡乎不用吾請司馬公先白我心卽以是示諸士縣
大夫舉隆慶五年進士雩都人

熊尙文漢臧陳二烈士祠碑記

嘗讀東漢史至袁曹問鼎雍邱破甑之秋得兩烈士焉
曰東郡太守臧君洪曰東郡丞陳君容其特達慷慨守
死赴義眞令人肝膽欲傾鬢髮爲豎未嘗不按劍太息
而心壯其爲人邇奉天子璽書備兵淮揚行部所至循
覽山川之雄搜奇弔古則兩烈士者固皆淮之寶應產
也悲夫壯哉斗牛之間彈丸之地有如此兩人也者而

吾復得邀惠餘光履名賢之故墟想望俠烈風致猶凜
凜如生悲夫壯哉二君不難一死成千載知心余所靳
一言附知心千載哉余惟二君之時卯金之刀將歇千
里之草方青諸侯競起以誅卓爲名雖盟牛耳實懷豕
心臧漢室一孝廉陳亦一諸生耳朝不坐燕不與似無
足爲漢死者迺張超一辟臧輒說以倡義陳復慕臧之
節而左右執鞭之當夫酸棗操血子源升壇凜凜焉至
尊社稷是憂其詞曰齊心一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
無二志斯固已氣截雲蜺一死自誓矣及本初羈維於
東郡孟德憑陵於雍邱此正烈士殞首喪元之日也超

自計子源義士必來相救臧一聞雍邱圍急徒跣求援
如銅山傾而洛鐘旋應如母指噬而子心自動超眞能
知臧臧可以爲超死矣臧眞能不負超超可以爲漢死
矣超死而袁之隙深臧死而陳之志決甘與臧生同死
不與袁將軍同生卒之東郡旣夷冀州亦殄臧不獨死
袁豈獨生陳可以爲臧死矣論者猶有遺恨謂操一鼓
而死張超紹一日而死兩烈士夫操漢賊紹一駉州將
何足多論設令天未絕漢超有成圖臧建旗鼓於前陳
參幃幙於後朝定董逃暮噓炎祚曹袁匹夫不堪膏斧
鑕何能爲者操之能死超紹之能死兩烈士天之無意

存漢也天之有意存二三君子名也使紹當年假臧以
援雍邱雍邱終不能敵曹臧必死陳亦必死又使紹寬
臧以守東郡東郡終不能忘紹臧必死陳亦必死等死
耳獨怪本初以睦曹之故手死兩烈士爲天下笑亦遂
不免於曹氏之噬可勝歎哉今觀臧之責紹曰王室衰
弱無扶翼之志乃多殺忠良以立姦威陳之責紹曰將
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先戮忠義豈合天意二君
臨命之頃猶惓惓不忘王室義肝忠懷若出一口本初
四世五公舉動如是豈不媿死又何望於姦閹攜養之
曹瞞哉吾因是而重有感焉秦之賦無衣也同仇以勤
寶應縣志

王同袍以相死壯心所照百世猶新後世里巷相慕輕
譚死友日夕市歸掉臂不顧他如田竇衛霍之游客廉
頗翟公之門賓進匪許國退匪斷金猶或陽指白水實
存伎衷顯援青松終成隙末況於存亡生死之關者乎
若夫子源二三君子當天步艱難之際意氣相投且相
引重斯誠同仇勤王之志也一旦事乖本圖枝棲各借
而彼此相期肺腑不隔至其勢不相及英雄齎志則臧
爲張隕陳爲臧亡斯又同袍相死之誼也豈惟足以愧
奸雄觀望之魄亦且足以愧交游疇背之風悲夫壯哉
彼陳孔璋者獨非射陽產耶何敗歸袁袁敗歸曹君如

奕暮身同逆旅尙自矜脣舌之餘欲以八條禍福動子
源壯士之心不其羞文人而巖筆札乎嗟夫淮南江北
山川之雄未減於前也聖明風教之所陶埴非若漢代
鈎黨摧殘之後也淮地襟江帶海東備島夷而西北備
萑符又非無事之國也豈無聞兩烈士之風而蹶然興
起上爲朝廷奉公不貳之臣下爲海內都人士廉頑立
懦者乎有其人又豈無一日相知之契令得竟其奇不
至以蘭擢玉折立名於後者乎余書生也謬膺鞅韜之
寄日惟是材官騎尉蒐乘都肄是厪而所旦暮諄諄爲
淮揚士若民留忠義一線之脈者則尤惟是道學氣節
寶應縣志

卷二十七

碑記

二五

藝文志

儀前修以範來者庶幾一見兵食民信之盛有如兩烈
士者眞可風也亟捐俸金爲之立祠其縣因伐石紀之
俾尙論者有所感焉

高攀龍興讓堂記

聖人之教莫先於禮亦莫重於禮禮體物不遺仁義智
皆禮也孔門善學者莫如顏子顏子之學復禮約禮而
已然夫子曰不以禮讓如禮何言禮必以讓者何也辭
讓之心爲禮之端禮無形讓乃禮也餘則其文也燕超
華公司教寶邑以禮爲教然公之冰心蘂節範身如處
子坦衷直腸忘機一赤子也故多士翕然興焉公時時

與多士求修身繕性之方治事理人之要而講習無所
潘君坦如煜如乃以其所有地讓爲講堂杜君時芳劉
君心學捐貲相與經營成之堂成請名於公公名曰興
讓令高子記其事高子曰天下之亂亂於相爭其治也
治於相讓上不爭而下乃讓士風興而民俗乃興讓也
者舍我而從禮者也我所欲言而非禮則讓我所欲進
而非禮則讓我所欲得而非禮則讓我所欲吝而非禮
則讓何以知其非禮也吾性之莫爲而爲者也讓則安
不讓則不安人思卽其所安豈有爭乎無爭之極則無
欲無欲之極則無我至無我而學之能事畢矣故曰克
己復禮聖人之教莫先於禮亦莫重於禮讓乃禮也民
興於讓而天下治矣惟當仁則不讓

喬可聘重修潼口寺碑記

余恆盱衡往代見宇內之盛而衰興而廢者不可勝紀
獨梵刹之創自唐宋者居多靡衰不盛靡廢不興豈眞
佛理超劫數之外歷古今而不磨者耶夫振廢修墜佛
心呵護一僧以爲山之白眉而諸檀越無不誠心嚮往
焉則興隆端有卽於人心矣東鄉潼口寺者按縣志東
壽安院在縣治東南七十里曹村鄉唐天復二年僧祖
英開山原名觀音院宋治平三年改聖壽院洪武四年

僧德仁修建二十四年歸併於甯國寺以故今之住持皆譜於甯國之派唯東南一房僧興銳掛錫而來不知所從迄今不敢竄其譜也是寺濱於潼河之口砥柱一方而爲之鎮潼河廣數十丈下流北接淮海寺因以受名傳聞當日基址頗大刹宇頗備前跨河爲梁梁之南有通衢十數丈一名寶街今已不可考其院地僅二十四畝南北東三界河心西獨縮水鄉地窪下屢罹決堤之患故其寺易凋殘而其地易削滅乎吾鄉自萬歷二十一年後水患漸平民居稠密業穠蓁者始不負胼胝之勞而有倉箱之慶僧戒權乃起而議修建焉夫戒權

殆佛所呵護以白眉此山者也性沉貌古朝夕事禪誦布施所入於朽者易之缺者補之先是萬歷乙酉重建觀音殿三楹壬辰新建天王殿三楹其願未已也有堪輿氏謂茲寺後勢不崇宜建樓權於是請於諸檀越各布長者之金捐居士之寶迨丁未樓成計五楹崇二丈三尺六寸廣二丈四尺六寸庠友象賢趙君募裝白衣大士於其上請戒律者諷誦祕文作無量功德權復治田十八畝在本寺支河北爲僧衆日給之資未幾正殿告頽復於甲寅歲克愜鼎興之願四方瞻禮者仰視梵宇崇隆金碧輝映不亦衰者盛而廢者興佛理超劫數

之外歷古今而不磨其信然歟倘非僧如權又無以尸此一段功行也天啓三年癸亥權念夫前後創建非一日一手之力不書以揭之無以勵後人於是丐言於余余世居柘溝莊距寺僅八里許且有恆產在其旁行田之暇得贍禮而登眺焉清溪環抱綠樹遮垣勝境也故樂爲之記

王巖蓮池庵碑記

寶應縣東門外一里所有蓮池庵其創始爲懶雲禪師甫草創殿宇宮室一切未備而懶雲物故繼來者無能竟工其後度愚禪師名昌智來自廬山卓錫吾土戒律

寶應縣志

卷二十七

碑記

二八

藝文志

精嚴參悟微妙都人士慕悅敬禮依歸日繁公論迎請住持此庵因開拓基址鼎新堂殿齋房禪室香積田畝莊嚴法相設立洪鐘大鼓接衆飯僧以舊荒僻廢刹頓成一邑大觀可謂盛矣非禪師誠心大力曷易臻此余與禪師交三十有三年十餘年來遷徙流離今歸里乃省師耳目所及今昔大殊作禮讚歎因念創業之艱慮後來繼居及子孫或不克嗣守或他人欲利其有肆欺侵陵請余爲文勒碑垂示永久夫釋者之於道也一於速見本性則於人倫物理之繁恐其糾纏束縛而不得超脫也勢不得不捐一切以歸於一故覺倫常爲累心

之具則妻子不得不棄也形骸爲生患之端則毛髮不
得不除也而一意清淨以事乎其內言思俱斷參領話
頭則一切皆空而性之光明可見謂之悟徹本來面目
至於立教明宗欲聚衆授徒而旣無室家可棲無人事
可爲於是設爲琳宮梵宇貝葉經函禮懺課誦付法傳
衣諸事故其教盛行不廢至於今而益盛矣自漢孝明
迎入中土暨楚王英以下徒知溺其跡而絕不能一窺
其本遂至敗斃彝倫傷壞世教甚至梁武之徒用以禍
世則愚不肖昏迷於禍福奉行太甚之罪而非達摩曹
溪臨濟等立教本然也若夫爲嗣守之戒立他人侵欺
寶應縣志

卷二十七

碑記

二九

藝文志

之防則亦在吾儒之教焉書曰若考作室旣底法厥子
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
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書之欲修前業也如此釋之
繼守者何獨不然世人之田產屋廬器用倉庾各有主
者絲粟不可以與人人各安其業而無所動其心稍一
有竊而爭者則必入於司敗夫釋者清淨自守凡人尙
當護持而反欲覬覦其必歸司敗與世人何異况天神
地祇昭布森列豈獨於彼教不然夫如是則可無遠慮
此碑旣立禪師可釋然無憂余更有言進於道天地間
有形有色雖歷歲千百萬億終與天地同歸於有盡禪

師閒雲舒卷之風入山出岫俱屬偶然自此以往亦俱付之無心而已矣乃說偈曰法象無形萬有俱偶玄穹黃墟同歸不壽幻設僧寮焉論暫久世人營家傳後賢否矧有至愚妄利其有爲佛護持故欲保守亦是偶然奚計不朽師旣忘情覺世善誘

陳銑重修躍龍關浚市河碑記

寶應城內市河卽古宋涇河南北皆有水門北水門堙廢其南則躍龍關也初水引漕流從巳入丑方而東之青烏家言不利縣學且人文寥寥崇禎時古臨劉侯宰茲邑造是關甃以木石濬學河俾迴抱黌宮繞縣治折

寶應縣志

卷二十七

碑記

三十

藝文志

入辰方東注望直港嗣是令多超擢而科第綿盛往來舟楫米闕魚喧邑甚利焉比年水漲沙湮河高於岸渠道壅淤雖數議修治終同築舍蓋縣貧所費旣艱又不載歲修之例無任事者丙寅汝南徐侯蒞茲土甫下車周視市河集衆共議之計工若干貲若干議成捐俸從事更勸輸協辦構木甃石不避風日逾月河浚再閱月關成灰石土木之費皆約於前而堅鞏過之闔城聚觀無不歡戴春秋之法凡修造土木必書重民利嘉成績也爰作歌曰我侯蒞止河關績底霈我恩膏錫我蕃祉波映六橋澤潤百里市騰而歡樵汲以喜汨汨洋洋財

卓而康人文蔚興我侯是慶^叶壽之貞珉以誌不忘侯
諱璉字立齋河南光州人

潘耒縱棹園記

侍讀喬君石林歸白田得隙地於城之東北隅治以爲
園園內外皆水也水之瀦者因以爲陂流者因以爲渠
平者爲潭曲者爲澗激而奔者爲泉渟而演迤者爲塘
爲沼水中植蓮藕十餘畝芙蓉射干羅生水際反土爲
山山上下雜蒔松栝桐柳梅多至二百餘本桂百本桃
李無數有堂臨水曰竹深荷淨之堂有亭在水心曰洗
耳有閣覆水曰翦淞有橋截水曰津逮不疊石不種魚

寶應縣志

卷二十七

碑記

三一

藝文志

不多架屋凡雕組藻繪之習皆去之全乎天真返乎太
樸而臨眺之美具焉君家去園不半里每午餐罷輒刺
船來園中巡行花果課童子翦剔灌溉淪茗焚香捫松
撫鶴婆婆久之而後去有佳客至則下榻焉琴奕觴詠
陶然竟日蓋園居最難得者水水不可以人力致強而
蓄焉止則濁漏則涸茲地在城中而有活水注之湛然
淵渟大旱不枯宜園之易以爲勝而至者樂而忘歸也
往余在京師見王公貴人治園館極其閎麗怪石盤松
珍禽異卉皆可羅致而獨患無不竭之水黑龍潭蹄沔
一泓遂爲名勝豈知吾鄉之水在在皆濠濮哉然士大

夫縻於好爵家居之日少往往不暇爲園或閒歸乘興經營未落成而遽出蹉跎不返有終其身不復見者則地雖勝而主人不能有也亦足悲矣今喬君得從容閑暇偃仰於此非君之幸歟然使君未能與世淡忘身在江湖情馳魏闕雖景物當前恆有邑邑不自得者今觀君恬然自足蕭然無悶若將終身焉蓋君之身雖絀而言已行澤被乎鄉邦聲垂乎簡冊不愧不作有異乎他人之去國者茲其所以爲樂也余旣信宿茲園愛林木之幽勝而嘉君之能樂其樂也於是乎書

方苞築子嬰隄記

寶應縣志 卷二十七 碑記 三三 藝文志
自三楚吳越之漕皆由江湖淮以入於河而究豫諸水之下流復會於河淮淮南諸州數困於水而秦郵與寶應最劇寶應之田汗下近湖者爲積水所陷十有六七惟漕河之東附隄地稍高邑仰食焉而緣隄故有含洞時蓄洩以便漕河水暴上則隄下之民被災尤劇有將穫刈而沉沒無遺者焉於是邑民於隄外更築隄束內隄洩流以歸湖而界首之東有隄曰子嬰爲大歲丙子淮南諸州大水邑人已重困其明年七月禾將登而甚雨驟至子嬰隄潰潰之夕邑士大夫之醺者罷商旅之行者止鄉邑之民往來號呼者聲填於道也於時張侯

以夜半冒風雨至堤上相度形勢爲書告治河長官請閉含洞數日使民得修隄而淫雨連月不止隄數築數潰而隄下之禾盡沒其冬邑大饑下郡粟猶不足以振焉又明年爲今戊寅隄下之民以禾沒築費無所出不敢復言修隄事張侯召之曰方秋時水潦降含洞開工費而築不堅今築之春勞費不及半而計其功當倍蓰乃官市隄下田數頃益拓其故址爲籍屬隄下占田者徵役千二百身行築者經始於二月朔後六日歷三旬隄成邑人薰如既有年余聞鄭宋之間連數百里往往爲廢墟古者用彈丸之地兵車玉帛四出而不匱蓋人私其土而無遺利也自郡縣法行吏視其官如傳舍川澮田疇不治災患不謀則土利多廢而民生蹙有治民事甚於民之急其私如張侯者不可沒也已時余客淮南邑人請書其事遂記之

王懋竝郭烈女祠堂碑記

烈女諱純姓郭氏寶應人廣東連州知州昂之孫女太學生屏之女也許字喬茂才崇道之子潤茂才郭氏婿其妻於烈女爲姑蓋重姻也烈女少淑婉遵禮法姑愛之歸甯輒召之見循循執婦道謹甚姑歎曰他日事我必異於人越數載潤病卒烈女聞之號泣不食欲死殉

太學止一女覺其意徬徨幾不能生力勸阻之烈女曰
是不可以爲父母憂也乃強起食然自是以後屏居一
室壹鬱憔悴未嘗有喜笑之色凡瑤環瑜珥綺繡純麗
之飾皆却去不復御遇壻之祥日則數日不食姑婦相
見涕淚下不可止旁觀者咸歎息悲傷之太學常曰女
故不言然其意甚決不他許也烈女少安焉旣三載有
媒妁至其家與太學竊竊語烈女詫曰是豈爲我耶我
不可以久於世矣卽舉平時所服用納之母所曰女無
用此也會其姑歸依依左右不忍去臨別謂其外妹曰
妹爲我強留一二日恐後不復相見也家人皆怪其言

然不知其將以死也不數日竟自縊死死後一小女奴
指其巾曰姊三年來暮必泣持其巾反復視已而又泣
卒用以死晨起以白繩約髮而以綵線覆之日日如是
我不敢言也太學解其紿良然嗚呼烈女死其夫之志
未嘗以一日忘而遲迴輾轉恐傷其父母之心且又不
欲以自明也此其節愈苦而其意亦愈可悲矣昔人著
貞女論以爲未嫁而夫亡者之可以無死而死焉者其
事過於中庸不可以訓乃概之於烈女則固有不然者
烈女之於其姑時時相見執婦道久矣非若納采問名
廛爲父母之事而不知其身之爲誰屬也一日夫亡回

面易心委身他姓姑姪之間何以相遇此真豺狼犬豕之所不忍爲而謂烈女爲之哉一意所激視死如歸苟其有所託以解於天下之口而陰以自便其委曲遷就之私固烈女之所深恥也烈女之處此不可謂不審矣而議者猶襲昔人之餘論格其事不爲請旌表是亦不考其本末之故而於烈女之心有所未白也世衰道微正氣淪喪士大夫讀書談道義者往往脂韋沒溺不克自振而節烈之事僅僅見於女子其英靈毅魄凜乎有不隨死而俱亡者天地之所以不至覆墜人心之所以不至泯滅正繫於此而議者猶復云云豈不深可歎哉

烈女以康熙四十年某月某日死年十八烈女幼有志操好讀書於家範女誡等篇皆曉解大義每於姊妹談及古烈婦貞女事輒奮曰人生如是足矣後卒如其言死時以巾繞狀端坐地上面目如生亦異於人云邑人士嘉其節建祠祀之而余爲叙次其事以申烈女之志而系之以銘辭曰天地之義嚴於家室詩著靡他易稱從一後世不察假借口實匪有異同苟以自飾嗟唯烈女婉婉令儀堅貞自砥之死不移旣葬而除固亦其宜我心不許何生之爲在昔夷叔采薇西山比於三仁父兄之間高節冠世岳震星寒嗟惟烈女亦同此歎哀哉

已矣自殞其身所不朽者萬世之名孰爲短長孰爲重
輕爰作此銘以永厥聲

王懋竝重脩寶應學記

寶應學始建於宋嘉定再建於明洪武是後累有修葺
至國朝又更新之以迄於今蓋七十餘年矣間亦稍爲
枝拄完缺補漏而傾圮歲久日卽於敝壞比年方議重
新而以費大卒莫能舉遂甯張侯甫署縣事慨然以爲
己任捐俸倡始鳩工庀材與教諭吳君訓導劉君主簿
蔡君合邑人士之力共爲之而張侯以政事之暇日親
蒞焉以督其成不兩月遂訖功於是棟宇崇麗門觀顯

寶應縣志

卷二十七

碑記

三六

藝文志

嚴堂除齋序莫不峻整丹書黜堊皆應圖法煥然一復
其舊矣張侯將偕邑人士釋菜於先聖以告成事而邑
人士來請於余曰願有記余久病不能文且茲事重大
刻之金石以垂久遠非徒記興作之本末已也辭弗敢
諾而其請不已乃爲述張侯之意以告之曰在昔虞夏
商周四代之學載於經已略其制蓋不可詳考而教學
之法則固具於戴氏大學之書自宋以來歐陽公王荆
公南豐曾舍人皆發明之用子朱子諸學記所言尤詳
其於道德性命之旨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說學者所
以正心修身以達於天下國家之大固無不備悉矣後

之人讀而考之四代之學雖已曠絕亦不啻身遊其間而親聞其訓誨也顧論者以爲今之學與古大異卽自宋以來且有不盡合者以故學僅同於官署而於古者所云皆廢不復講余綜其實則固不然國家之取士懸五經四子以爲準式而一本於程朱之訓註士子之所講習無不自於此而經義之文固不離於章句誦說之習然其所稱道者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及曾子子思子孟子之格言大訓而周張以後演繹敷暢微言奧義亦具載於其中苟能推而明之驗之於心體之於身以達於天下國家之大則與古之學者無以或異

而今特以爲口耳之資譁世取寵之具至於行事往往謬戾而不合且畔越焉則非所以教者不至而士之學者循乎其名而忘乎其實焉今天子廣厲學宮振興文治所以董率勸戒之者無不至四方之士亦旣廩廩而風矣而穹鄉下邑猶有如前所云者則良有司整齊化導磨揉遷革之功惡可以或緩乎夫道德性命之旨語之人人有不盡解而至於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說固人人之所能知能行其出入向背較然其可據非有空虛高大滉漾不可穹之云以自遁也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又曰君子存之庶民去之苟其盡返乎孝

弟忠信禮義廉恥之爲而蕩焉自肆於奇袤恣睢之行
吾不知所以自待何如者試於清夜之間一自思之必
有恧然汗出以慙而不能以頃刻安者矣吾邑素號淳
樸其子弟多謹飭自守猶有先生長者之餘教至於近
日寢非其舊閭里間率以詐力相陵暴而喬宇嵬瑣者
亦雜出於其中不惟不知愧畏反矜炫焉其有一二守
正循理之士且以爲嗤點而相詬病矣張侯丞吾邑凡
二年其於人材風俗之敝嘗惄然憂之故其署邑事也
首以興學爲亟務蓋將率吾邑之父兄以訓飭其子弟
敦孝弟存忠信守禮義厲廉恥毋桀驚毋詭詐毋習鏗
寶應縣志

薄之行毋競錐刀之利共約束於規矩準繩之中而無
蕩軼於法度之外根本旣立而以益穹夫道德性命之
旨於歐陽王曾子朱子所以記學者一一切磋商之體
驗而服行之則所講習於五經四子者不爲空文而有
以稱國家養士育才之制由是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
必有剛明俊偉魁壘奇傑之士起而效疏附後先之用
者是則張侯興學之意而非徒巍峨其宮廬崇飾其庭
宇以爲觀美已矣張侯諱懋恭四川遂甯人爲吾師相
國文端公之從子貞孝先生之子家庭學問具有源流
其於政治所先後如此侯丞吾邑久於邑小大諸務無

不諳悉爲治廉平不擾不踰月而政以成故能以其餘暇親往蒞事周而且速蓋其用意有在於簿書期會之外者此非今之吏所能及余是以推侯之意以與邑人士共勉厲焉以無負侯之教也吳君諱資生劉君諱大成蔡君諱永春皆有功於學者當得附書雍正十有二年十有一月某日邑人王懋竝謹記

孫源潮建畫川書院記

事莫難於創始而一無憑藉者尤難之難者也寶邑固無書院也源潮始蒞事卽謀於其鄉老鄉大夫而苦無其地且其時方有節孝祠之役未遑也祠工甫竣喬氏

寶應縣志

卷二十七

碑記

三九

藝文志

諸生有以城東園址告者則其先祖侍讀公石林先生讀書處志所謂畫川別業也於是邦之士大夫喜書院得所始基遂合詞以興建事請且將祀石林先生於堂而顏之曰景賢仍移其別業之名於書院曰畫川志不忘也余嘉其勇於從義必能相與有成也因亟進喬氏羣從與邑之薦紳先生而告之曰從古園林邱壑之勝不數傳而爲馬廐爲酒肆者固不足論其幸者宋玉之宅子山居之謝安之墩荆公築之一似天之愛惜其地必使付託得人者然千百年來堂前燕子飛入誰家或竟化爲荒煙野蔓都不可知卽使金碧輝煌香火不絕

如靈巖宣化諸古刹之仿佛於王珣何楷之故宅者又止以奉浮屠老子之宮亦吾儒所不取今喬氏有後弗棄基而其所以善繼善述者乃出於此此豈止一家堂構詩所謂邦家之基邦家之光也宜諸君子急思俎豆其先人而不能已也且夫書院之設與學校相輔而行今國家崇文敷教自會城以及郡縣所在多有然嵩陽岳麓鍾山紫陽各以其地之山鎮得名惟鹿洞爲唐李渤兄弟馴鹿處外此則建陽之考亭仍唐御史黃端崇祀乃考之舊名然皆以朱陸之講學顯後之景仰者知有朱陸而於黃李之古蹟或未之詳也今諸君子不忘

喬氏之舊仍其別業之名永以馨香之報使後起者飲水思源此真盛德不朽事也其所以景前賢而造後學者尙可量哉今僅講堂數楹將踵事而增日新月盛絃誦之聲滿堂理學科名後先相望則喬氏之世澤不泯而諸君子有功桑梓正復不小匪特此也卽余承乏是邦會逢其適異日亦得牽連書之故樂從諸君子後共襄厥役雖草創甫就未落成而先頌禱之以爲之勸且著其緣起如此嘉慶元年歲次丙辰冬十月

葉維庚重建八寶亭記

邑以寶應名紀瑞也唐刺史鄭輅言之詳司馬涑水亦

載之相傳得寶河在縣治南百步許明大令岳東升表以碑而護之亭縣志闕如甲申春余洺斯土射陽春水汜湖秋月憑眺之下往往感陳迹之久湮發思古之幽情丁亥二月行將換縣江陰適高郵貢士孫君應科手一墨刻見示蓋卽岳令得寶河記新得之於荒垣下也碑分三截中缺十數字孫君募衆建亭以藏之乞記於余夫天不愛寶或顯或晦豈偶然哉碑之立在明嘉靖辛亥閱今二百七十七年敲火礪角棄委於藜叢蒨草之間久而不朽巋然尙存謂非天特留此石碣以顯寶氣之常新與則得碑猶夫得寶也從此河湖順軌年穀

豐登弭災稔而書康樂於以徵太平之祥瑞焉是爲記

劉鞏重修畫川書院記

代

嘉慶初前寶應令孫公源潮因喬氏縱棹園舊址創建畫川書院未落成輒調去歲比不登廢而不舉蓋二十餘年矣垣墉傾欹屋瓦零亂風櫺自隕簷角就頽余簿書餘暇將集諸生課於其地慨然有踵修意因捐廉倡助擇孝廉劉君金殿等董其事於是鳩工庀材期年間頽者完之隘者廓之陋者新之修葺若干楹增置若干楹蓋余與諸君亦云勞矣而後得與諸生弦誦其中夫前與後遞相代亦遞相望也不有前奚所藉不有後曷

以久前之望於後者無窮後之代於前者亦無窮兩無窮也而安有替乎是役也不佞承孫公後更藉諸君力以告成功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因書石嵌於壁以告後之君子道光 年 月寶應知縣秀水葉維庚記
朱毓賢移二烈士祠並祀邑名宦二十四公碑記

縣城西偏有二烈士祠祀漢臧公洪陳公容暨二司馬也創於明萬曆年間副使豐城熊公尙文修於國朝郡司李新城王公士禎再修於縣令宛平張公增暨在籍知州郭公昂等詎今百有餘年屋半傾頹像俱剝落居民雜處污穢充庭無過而問者毓賢屢欲請於當事撤寶 應 縣 志 卷二十七 碑記 四二 藝文志
新之不果嘉慶壬申訓導霍邱張公鼎春丁祭祀見之慨然爲毓賢言之並告於教諭金匱侯公鳳苞毓賢因偕同人呈學移縣縣令仁和沈公邦基欣然從之未幾調溧水去癸酉縣令維縣傳公廷蘭蒞任晤張公亦奮然踴躍毓賢等遵命勸捐侯張二公暨邑善士八十餘人共得千二百餘貫湯君淳暨其子世裘捐錢二百貫並呈縣賣舊祠基錢百七十貫買城北偏瓦屋廿餘間湯又捐錢百餘貫修葺整齊移二烈士像與位暨二司馬位其中舊祠中見有明李襄敏公遂劉副使景韶兩碑知其地爲李公劉公兩祠劉公祠以郡守石公茂華

縣令蔣公遵正配蓋四公建縣城禦倭寇有功寶應祠之久失其位敝屋數間歸併二烈士祠因請於傅侯張三公設李劉石蔣四公位於祠中既又思邑名宦尙不止此如明工部尙書楊公兆巡撫都御史李公世達王公廷瞻巡按御史馬公允登巡鹽御史蔡公時鼎給事中陳公大科南河郎中許公應達刑部主事羅公用敬中河郎中陳公瑛海防副使舒公大猷徐州副使莫公與齊漕儲參政馮公敏功開宏濟免大湖風濤之險縣人建崇報祠縣令聞人公銓管河工部應公存性海防參政姜公廷頤縣令李公瓚李公涑耿公隨龍劉公

達多惠政各有專祠今俱廢縣令劉公恩雖無專祠祀名宦祠并李劉石蔣四公共二十四公考訂前後次序復請於傅侯張公統設位祠中李公涑像供泰山殿亦請入焉自嘉慶甲戌年經始至道光辛巳年葺事張公暨今教諭婁縣姚公樾實贊厥成焉二烈士像與位暨二司馬位供後三楹之中其東一龕供名宦二十四公位前三楹供李公涑像共事諸君囑毓賢記其事乃與諸君言曰祀二烈士崇德也祀諸名宦報功也今已廢復舉將見生斯土者過二烈士祠莫不奮然興曰二烈士距今千餘載邑子猶追念耆舊若是吾輩當黽勉於

仁義忠信而爲善士也官斯土者見諸名宦位莫不勃然起曰諸公距今數百載邑民猶不能忘若是吾輩當汲汲爲民興利除弊而爲良吏也一邑之中上皆良吏下皆善士其景象爲何如而要皆以一祠啓之然則沈傅侯張姚五公暨湯君等八十餘人其有裨於一邑豈小哉僉曰然並記之至於二烈士一則慨慷捐軀一則從容赴義與夫諸名宦功在一邑澤被羣黎有史志及各碑文在不具述

朱樹枏重建翦淞閣記

昔喬侍讀公有縱櫂園與劉貞定公漁山園及先參政寶應縣志

卷二十七 碑記

四四 藝文志

公涇上園九江公朱干草堂後先輝映於城東北隅迄今二百餘年僅剩縱櫂遺址改建畫川書院樹枏董理院務重建斯亭登山一覽遐思漁山涇上諸園不能無物換星移之感謹誌數語以攄懷舊之念云爾